

海外观察

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有多远

□刘丽娜

现在谈论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是不是有些早?

如果从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算起,最近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迄今历时已8年。目前,经济学界的判断是,世界经济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刻调整期。换句话说,就是在艰难复苏之中。人们似乎不再热衷讨论金融危机的根源与成因问题了。不过,无论调整期,还是复苏期,其实并不能完全排除再次危机的可能。

近期的中国股市又给投资者上了一堂生动的风险课,而欧洲大陆则继续被一波三折的希腊债务危机煎熬。

中国股市且不说,希腊危机究竟会不会传染并引爆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无疑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此际,重读几年前备受关注的《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危机史》一书,又有了新的体会。

2009年,时任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卡门·莱因哈特与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合著推出了这本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史的著作,一经问世,该书就引起广泛讨论,并在几年内频繁被学界引用。尽管后来该书曾因数据问题引起过国际争议,但整体而言,仍不失为一本研究金融危机史的必读书。

书中收集整理的数据量之巨,堪称恢弘。尽管有些数据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可能难免草率,但作者巧妙地时间与空间轴中抽取典型案例加以辅助叙述,形成立体感,令人信服。作者强调在历史中捕捉那些容易被遗忘的“罕见事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数据上的缺陷。在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史的众多著作中,学者们往往把此书的学术价值与金德尔伯格30多年前出版的《癫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相提并举。

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再庞大的数据集也只是时间的截图,置于漫漫历史长河,亦不过沧海一粟。在种种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中,作者首要探讨的主权债务违约问题在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希腊债务危机上再次得到鲜活印证。

研究显示,从18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希腊为代表的部分欧洲国家曾持续发生主权债务违约。眼下,希腊危机已临近又一个关键时点——7月5日公投。已经走投无路的希腊政府把决定权交给民众,期望希腊人民通过公投挽救自己的命运。但话说回来,到最后,国际债权人的影响仍然是关键的。不过,出资的债权人需要明白,以前采取的让希腊紧缩的药方已经彻底失败。

不久前,刚给联合国撰写了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报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对希腊的国际债权人感到不满。他认为,希腊需要的是一个推动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刺激经济方案,而不是一味的紧缩。自2010年以来,希腊经济已经萎缩了大约25%。斯蒂格利茨说,削减开支是个巨大的错误,希腊的国际债权人到了承认错误的时候了。

他们负有刑事责任。”斯蒂格利茨不惜放出狠话,对所谓的“三驾马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大加批评,造成这样的衰退就像是刑事责任。”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敦促债权人减免总计大约3000亿美元的希腊债务,并向希腊政府提供刺激经济的资金。他警告说,如若不然,这会继续加剧希腊衰退,损害欧元信誉,并最终传染至全球。

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则从另一个角度评论希腊危机,欧元的创造就是一个错误。”他在近日的《纽约时报》专栏上如此说,欧洲根本就不具备成功的单一货币的前提条件。”希腊已经走上一条不归路。

对于希腊危机,不管对事情本身的看法有多大分歧,思想者们至少在一点上存在共识,那就是,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最需要的元素是时间。

尽管危机的类型不断转换,但金融危机总是会周期性爆发。即使对发达国家而言,也不能轻易作出它们已经远离金融危机困扰的判断。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再回到全球金融危机史的视角,为何危机一再发生?

莱因哈特与罗格夫认为,这归根到底是人的本性。人们总是周期性地变得过于乐观,总是认为技术创新、制度变革以及经验累积能够使得经济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即“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事实上,在1929-1933年大萧条、19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市场上总是充满了“这次不一样”的乐观论调。然而无情的事实是,没过多久,上述乐观论调总是被金融危机又一次无情地碾碎。正如两位学位所指出的:技术在变,人的身高在变,时尚也在变,但政府和投资者自身欺骗的能力并没有变”。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总结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曾引用了作家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

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下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如果执政者能够足够理性,控制得住本性中的恐惧与贪婪,也许危机就再不会发生。

海外聚焦

Postmats 硅谷崛起的德国品牌

□本报记者 刘杨

作为一家在硅谷成长起来的德国品牌,移动终端快递服务提供商Postmates在打造自身盈利模式上极其严谨,这让该公司在过去三年里实现超高速发展。上周,这家公司刚刚完成C轮8000万美元融资,至此,Postmates公司市值已达4亿美元,跻身全球行业前三甲。

现在,与其他很多企业的成长故事一样,这家公司也面临与行业前辈的直接竞争。这些竞争对手的名字是:Uber和亚马逊。

盈利基于广泛与快速

清晨,美国加州旧金山,早高峰才刚刚开始。留着络腮胡子,剃着平头的巴斯蒂安·雷曼此时却已一身整齐干净的黑色T恤搭配牛仔裤——他的手机刚刚提醒他,一位居住在市中心的旧金山市民刚刚通过他的苹果手机客户端选购了一份汉堡加炸洋葱圈,而雷曼是距离快餐店最近的一位送餐员。

最近的距离,很可能意味着最容易赚的外快。于是25分钟后,雷曼的手机显示,他已收到了5.8美元的送餐费以及4美元的小费。

雷曼能够得到这次赚外快的机会,多亏一个叫作Postmates的移动客户端快递服务商,而他只是这家公司在全美几十个城市逾万名快递员中的一位。可是,为什么雷曼赚到的只是“外快”呢?原来,这10000多名快递员全部是兼职雇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有空闲时间下,才会显示“在线”并等待快递货品赚外快的“馅饼”砸到自己的脑袋上。

巴斯蒂安·雷曼的主业正是Postmates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EO)。这天清晨,他仅仅用自己前往位于硅谷的办公室之前的短暂空闲



CFP 图片

时间,亲身示范了Postmates公司的盈利模式。简言之,就是“广泛”与“快速”——基于智能手机客户端的网络系统、低门槛且分布广泛的兼职雇员、效率优先的定点派送原则。

需要强调的是,在脱胎于汽车文化的美国社会中,移动客户端必然要与车载客户端相连接。这意味着,显示“在线”的雇员如果在开车,反而会被优先选择,从而达到快递效率的最大化。

硅谷崛起的德国品牌

当然,今年已经37岁的雷曼自己

当快递的次数并不多。通常,他只是每周登录一次,而那也只是为了确信系统运转正常而已。

雷曼出生于德国中型城市比勒费尔德,少年时代随家人前往南部大城市慕尼黑生活。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让他在成长过程中有了未来亲手实现非凡成就的梦想。三年前,他来到美国加州IT创业乐园“硅谷”,成立了Postmates,要将其打造成为“货物快递行业的Uber”。

虽然起初几乎没人看好雷曼的这次“照猫画虎”,但事实证明,这个硅谷成长起来的德国品牌,很快就实现

快速崛起。

数据显示,Postmates只用116个星期在美国完成了50万次快速服务,随后又只花20个星期完成了另一个50万次,而接下来的50万次则只用10多个星期就完成了。这也让该公司很快便发展成为仅次于Uber和Lyft的全球第三大网络快递服务提供商,而其融资规模也从B轮的1600万美元、C轮的3000万美元飙升至8000万美元。至此,Postmates公司市值已达4亿美元。

用旧金山当地媒体《旧金山纪事报》的话来说,Postmates公司的

金融城传真

当取款机变成时光机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希腊和津巴布韦、海地以及阿富汗这几个分布在不同大洲的国家有什么共同点?答案是这几个国家都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了钱但都逾期不还,所谓债务违约。不过与另外三个穷得叮当响的难民难弟不同的是,希腊是违约中唯一的发达国家。不过在欠债不还的情况下,无论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还是“第十个加入欧盟的老资格成员国”这些定语,在这个时候听起来都更像是一种耻辱。

当人们谈起希腊时,无论是巍然耸立的雅典卫城,还是雕塑精美的帕特农神庙,都能直接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25个世纪以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人们大谈伯罗奔尼撒战争或者斯巴达三百勇士的时候,不知还有多少人能记得“德拉克马”这个名词。那本是希腊原先货币的名字,但在加入欧元区后,才十几年的光景,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以前用的钱的名字。而之后

华尔街夜话

美国环保标准之争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6月29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差异推翻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法院之前作出的《水银和空气中有毒物质标准》(MATS)合法的判决,并将该案发回下一级法院重新审理。最高法院认为,美国环保局在制定该标准时未考虑执行标准所需付出的经济成本,不符合《清洁空气法》的要求。

《水银和空气中有毒物质标准》由美国环保局于2012年初制定公布,旨在大幅降低美国发电企业、主要是火力发电企业水银、二氧化硫等有毒物质和酸性气体的排放量。但这一标准自公布以来就备受争议,并遭到密歇根州、肯塔基州、得克萨斯州等20个州以及全国矿业协会、电力企业空气管理集团等行业协会和企业的起诉,并最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而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5比4的投票结果也表明围绕这一环保标准的角力十分紧张。

争议的背后是环保和经济利益之间巨大的矛盾。根据美国企业界的估算,为达到这一标准的要求,美国企业每年将新增成本96亿美元,而带来的收益却只

有60亿美元。此次联邦法院投反对票的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表示,为了换取“有限的”健康和环境利益而强制性花费数十亿美元是“不理性的”,更不要说是“合适的”。但是,美国环保局却认为,这一标准带来的经济利益将高达370亿美元到900亿美元,且每年将为美国减少1.1万过早死亡和13万哮喘案例。环保账和经济账到底该怎么算,此番博弈双方显然没有达成共识。

除了经济利益之争,作为该标准法律基础的联邦《清洁能源法》也有先天不足,在赋予美国环保局制定相关标准的权力的同时也留下了相当大的模糊空间。例如该法要求美国环保局在制定排放标准前,需要先确定限制火力发电企业排放有害物质是否是“合适的和必须的”。“必须”指是否有利于保护民众健康,而何为“合适”则没有明确界限,这一模糊空间就成了政策博弈扯皮的挡箭牌,以至于美国环保标准的出台受美国政治风气影响很大。这导致在过去十几年里,美国环保局的政策总是因政府更迭而不断反复。

尽管标准被联邦法院否决,但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都有强大的民意基础。虽

然有20个州参与起诉该标准,但也有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等16个州明确表示支持这一标准,不少能源企业也支持新规定的实施,而这都是出于地区和产业经济利益的考量。环保标准的变化直接影响能源产业的调整,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新标准一方面促进更加环保的能源产业发展,创造大量的发展机会和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会淘汰一批落后的能源产业,导致大规模工人失业,并严重冲击以它们为基础的地方经济。而这样的调整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博弈过程,政策制定者很难预先做出准确判断并平衡各方利益,这也是摆在很多国家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所长菲尔·夏普曾告诉笔者,美国并没有专门的政策来解决能源产业调整带来的失业问题,但通过一些社会安全网政策,如失业保险和再就业培训等,可以减缓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有助于促进能源产业向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如今中国也在不断提升环境保护标准,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同样面临巨大的经济代价和社会成本,难以一蹴而就,美国搭建社会安全网的做法或可借鉴。

海外选粹

奥巴马的隐形科技创业

美国总统奥巴马悄无声息地从谷歌和脸书等高科技公司招募顶尖科技人才,他们的使命就是:重启政府工作方式。在接受《快公司》专访时,奥巴马坦诚了华府的技术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谈及其所打造的数字团队,他表示,美国联邦政府人才济济,各部门互相协作,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创造出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其工作效率不亚于私营企业。然而,政府科技应用水平却迟迟无甚进展,奥巴马分别于2008年与2012年参与的两次总统竞选,都拜赐处于科技前沿的社交媒体相助,以惊人的速度和敏锐视角对竞选作出全面反应,令人刮目相看,因而在入主白宫后,对落后的政府部门科技运用水平颇感忧虑。

自此,奥巴马开始探索如何使政府工作方式能追赶上先进科技脚步。起初,他和同僚开始注重加强政府各部门的高科技应用程度。但所谓生不逢时,高科技改造的脚步尚未到来之时,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不期而至,于是乎,一拖数年之后,奥巴马也越来越感受到高科技界翘楚谷歌、脸书、推特等公司参与公共服务的渴望,他相信这些科技先驱也有足够能力胜任改造政府科技水平之重任。

奥巴马欲对华府科技运作进行的改造可谓一场科技“创业”式的变革——不仅为提高政府办公效率,也为普通人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改变对政府工作的态度,总之,使政府变得“更有能力,更有效率,更具影响力”。

奥巴马设想,在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下,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的合作,将有助于吸引创新人才。回想2008年竞选,奥巴马团队几乎成为脸书的第一批用户,为其出谋划策者多为25岁左右的互联网时代年轻人,借助高科技,这些青年才俊不仅能迅速创建新的应用程序,还可不费吹灰之力召集上万人的会议。上述惊人之举引来奥巴马的关注,令他倍感与科技结盟的舒适和愉悦。

在奥巴马看来,科技团队在与各公共部门互动过程中,可施加更多影响力,从而帮助政府改变部门传统而一成不变的工作方式,一旦遇阻,奥巴马本人就可成为科技团队的保护伞,为其扫清障碍。通过放宽公共部门限制,奥巴马的科技团队得以成功运用一些文化转变将变革制度化。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变革的最佳例证是,联邦政府过去通常购买科技服务,奥巴马则通过团队打造华府自己的科技服务。你不可能采用传统的采购机制来构建前所未有的东西”,故此改变政府办公文化和行政习惯,让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思考问题便成为奥巴马团队重启政府办公方式的重要一环。

如今,奥巴马的科技团队以健康医疗为突破口,努力打造在线政府服务,其下一个杀手锏则是开发在线投票应用程序。在奥巴马看来,科技团队的种种创新,其目的无非是以科技助决策、以科技助效率。(石璐)



帮助政府改变部门传统而一成不变的工作方式,一旦遇阻,奥巴马本人就可成为科技团队的保护伞,为其扫清障碍。通过放宽公共部门限制,奥巴马的科技团队得以成功运用一些文化转变将变革制度化。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变革的最佳例证是,联邦政府过去通常购买科技服务,奥巴马则通过团队打造华府自己的科技服务。你不可能采用传统的采购机制来构建前所未有的东西”,故此改变政府办公文化和行政习惯,让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思考问题便成为奥巴马团队重启政府办公方式的重要一环。